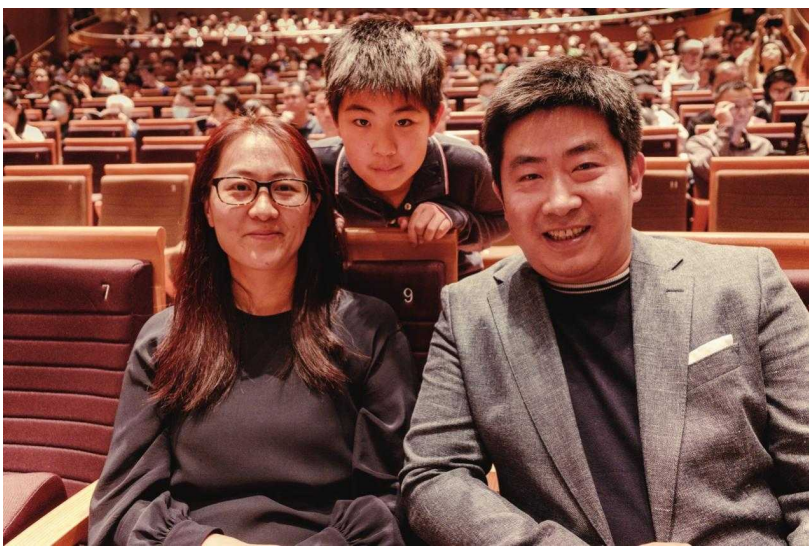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些超级观众 到底能超级到什么地步？

2025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，马勒交响乐全集等演出引发全城热议。在众多观众中，有这样一对特殊的“超级观众”——父亲俞冰因初中音乐老师的启蒙成为深度乐迷，九岁半的儿子俞融则从幼儿园起便跟随父亲走进音乐厅，如今已能精准辨析交响乐的声部与乐章。他们的故事，不仅是一段亲子成长记，更是上海这座“爱乐之城”的生动缩影。而这份持续的热爱，离不开城市里常年充盈的演出供给——在这里，优质音乐演出早已从“稀缺品”变为日常可及的文化滋养。

父亲篇：从合唱团少年到哲学系“乐迷”



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演奏马勒《第八交响曲》，东方艺术中心一家三口现场拍摄

启蒙：一位严肃的音乐老师

“我对音乐的热爱，可能和大多数人不一样，起点是初中班主任——一位严肃的音乐老师。”回忆起与音乐的初遇，这位父亲的思绪回到了1992年的初中报到日。那天，音乐老师让每个新生在钢琴前唱《少年先锋队队歌》，他因嗓音条件被选中，加入了由班主任指挥的合唱团。

“班主任很凶，上课我不敢乱动，只能认真听他讲斯美塔那的《我的祖国》和乐理知识。”这些看似枯燥的内容，在日复一日的专注中沉淀下来，成为他音乐素养的基石。“那时候怕被骂，听得特别仔细，没想到这些知识会影响我一辈子。”

重拾：育儿路上的音乐共鸣与哲学探索

婚后有了孩子，音乐再次成为生活的重心。四年前，儿子开始跟随上海交响乐团的顾恺老师学习打击乐，为了陪伴孩子练琴，他常与其他家长探讨如何保持孩子的兴趣。“我发现带他去看音乐会很有效——看到自己的老师在台上演出，他特别开心，也更愿意练习了。”

从此，父子俩的周末几乎被音乐会填满。上海丰富的演出资源让这份陪伴有了充足的载体：仅上海交响乐团一个乐季就有83场演出，涵盖交响、歌剧、室内乐等多种类型；上海音乐厅单年也有近三百场音乐会上演。“只要他第二天不上课，我都会带他去。从幼儿园中班到现在，四年多时间，他已经看了160多场。”

作为爸爸，他自己也在陪伴中重拾初心，并因音乐对哲学发生兴趣，进而走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习。“我认识了同样‘爱乐’的王德峰教授等几位老师，德国

哲学与19世纪交响乐有很深的联系——贝多芬的遗物里就有康德的书籍。”在与这些哲学界前辈的交流中，他更加深刻感受到音乐背后的人文精神：“王教授说，音乐是情感的语言，而哲学是思想的语言，两者都在探索人类精神的终极问题。这让我听音乐会时，能感受到更多层次的东西。我还有一个想法，等过几年孩子再大一点，我自己工作没那么忙，想去哲学系读一个博士。”

疯狂：为音乐跨越山海

这份热爱，让他做出了许多“疯狂”的举动。上海本土的演出密度，早已能满足日常欣赏需求——即便是国际级的演出，也常常无需远行。像这次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单届就有“马勒”在内的55台129场主板演出，加上“艺术天空”惠民活动的90余场，两个月内就能接触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艺术家的表演。但遇到真正的“心头好”，跨城追演依然值得。

2024年11月，为了看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与布赫宾德合作的贝多芬交响乐全集，他特地飞到西安，“当天看完演出住一晚，第二天晚上再赶去音乐厅。那几天完全没有心思玩或者是找美食，基本靠麦当劳充饥，就为了不错过一场向往的演出。”

同年，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的巡演没有上海站，他又带着妻子去了武汉。“在高铁上准备下车时，转身发现邻座的一对夫妇也是去听音乐会的——后来我们成了朋友，现在常一起交流。”2025年初，他还带儿子飞香港，听柏林爱乐打击乐重奏组的演出，“周五请了半天假，跟老师说我们去香港有事，中午接他放学就直奔机场。”为了不错过儿子喜欢的专场，作为“老父亲”他觉得这件事比上课重要。

儿子篇：从“陪看”到“懂听”的九岁鉴赏家



一家人去香港看了柏林爱乐的演出，这是儿子与定音鼓首席 Vincent 的合影

起步：幼儿园里的“小听众”

从幼儿园中班身高达标1.2米起，儿子就成了音乐厅的常客。上海全年密集的演出安排，让他的音乐启蒙有了天然的土壤。“刚开始他只是陪我去，没想到他听得特别认真。”父亲笑着回忆，“有一次听上海交响乐团演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张艾嘉做旁白。我在去的车上放了《爱的代价》，说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爱听的歌，他听完却说：‘这个旋律和伴奏太简单了，你们怎么会喜欢？’”

九岁半的孩子，音乐鉴赏力已远超同龄人，这背后是海量优质演出的浸润。“他现在一上我的车就会点歌，要听某某交响曲的第几乐章，还会自己数节拍。”父亲自豪地说，“他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多声部的复杂音乐，对简单的流行乐反而没兴趣了。”

成长：音乐课上的“小明星”与音乐的滋养

也因此，在学校，儿子成了音乐课上的

“明星”。“三年级时学舒伯特的《魔王》，他没听过，下课就让我找视频给他。经常是上音乐课的时候，老师问问题没人能答，最后都是他来解围。”这种积累离不开持续的现场体验，而上海的演出市场总能提供丰富选择。他在打击乐比赛中也屡获佳绩——上海学生艺术专项比赛和上海音乐学院 IPEA 大区比赛中，都拿了同龄组第一名。

“音乐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。”父亲说，“他上完音乐课会主动和我讨论，甚至能指出我放的版本不对——他说老师上课听的是钢琴与独唱版，不是我找的交响乐版。”这份认真，让父亲既意外又欣慰：“我本来只想让他享受音乐，没想到他会听得这么深入。”

音乐不仅提升了孩子的鉴赏力，更塑造了他的性格。“他比同龄的孩子更阳光更专注，也更有耐心。”父亲观察到，“练打击乐需要高度集中，听交响乐让他学会倾听不同声部的声音，这些都让他变得更沉稳。”

未来：让热爱自己生长

对于儿子的未来，父亲没有过多规划。“我让他自己决定——如果将来想走音乐这条路，我会支持他；如果只是作为爱好，也很好。”而上海的演出生态，已经为这份热爱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：无论是专业乐团的年度乐季，还是艺术节的集中展演，或是日常的惠民演出，不同层次的供给能适应从爱好者到专业学习者的所有需求。

“音乐和其他学科不一样，一旦丢掉就很难捡起来。我告诉他，只要保持练习的氛围，将来想走这条路，随时都可以。”如今，音乐已成为父子间最亲密的纽带。“上我的车他就会点歌，看演出时我们会讨论乐章，散场后在门口聊感受。”父亲说，“在音乐面前，我们是平等的听众，不用讨论作业和成绩，只享受纯粹的快乐。这种感觉特别好。”

晨报记者 邱丽华

结语：为爱乐之城献言

作为资深乐迷，父子俩也对上海的音乐环境有自己的期待。父亲建议：“可以把剧场‘中轴线’（票价较高的区域）的票价提高一些，补贴给学生票——很多大学生想看却买不起。希望增加学生票，让他们走进来，毕竟他们才是音乐的未来。”

从初中合唱团的少年，到带着儿子追遍国内外演出的“超级观众”，这对父子的故事，是上海音乐文化蓬勃发展的见证。在这座城市，音乐不仅是艺术，更是生活，是两代人共同的爱与传承。正如父亲所说：“能在家门口一年到头看到这么多好演出，从本土乐团到柏林爱乐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。”